

T2511/121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函史上編卷之二十二

明盱郡鄧元錫著

西漢經學訓述

太史公斑孟堅志之矣。曰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之統紀。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成上治之法也。周道衰壞。二百餘年。而孔子以聖德遭季世。閔王路廢而邪道興也。於是歎大哉堯之爲君。歎虞帝爲弗可及。修尚書。斷自堯典。樂則韶舞。歎周郁郁乎文。修成周三禮。欲與世共繇。詩首二南。次二雅。正頌。皆始終於周。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

哈爾濱大學漢和
圖書館藏印

王之法。其辭微而旨博。蓋晚而好易。讀之常編三絕焉。爲之傳。皆因往聖之事。以大王道之統。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傳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而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旣絀。縱橫名法兵權。騖於天下。而齊魯之間。經學獨不廢也。漢高帝旣誅項籍。楚地悉定。籍嘗封於魯。獨魯爲之守。不下。帝怒。罵。引兵欲屠之。抵城下。狀且聞絃歌之聲。於是歎息。謂其守節死禮義之國。釋不誅。後過魯。以太牢祠孔子。蓋其感也。然終不說學。獨太中大夫陸賈。時時前稱說詩書。帝罵。

之曰。乃公以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賈進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守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而儒者叔孫通。爲上起朝儀。召齊魯諸儒生。興明之魯。兩生終不肯行。疵其面。諛以爲禮樂所繇起。積德百十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介如石如此。而通卒定漢一代之禮。爲太子傅。以強諫定惠帝。語具帝紀及禮儀志中。道固委蛇哉。當是時。楚元王。高祖同父少弟也。好學。少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浮丘伯。而浮丘伯事趙大儒孫卿。秦焚書。三人者各別去。及元王王楚。乃召穆生。白生。申培公來。俱以爲大。

中大夫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浮丘伯所。元王薨。郢客嗣。爲楚夷王。令申公傳其太子戊。方元王之。王楚也。敬禮穆生。申生白公三人。穆生不嗜酒。王每爲設醴。及戊嗣。嘗設。後忘之。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過也。穆生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以久處。吾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戊果荒淫不遵道。申生白公諫。戊胥靡之。衣之赭衣。使雅舂於市。申公愧焉。歸。

魯謝客自閉不出戶。而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而孝景時。王戊媾於吳。反有端。太傅韋孟欲不諫。不能。忍欲顯諫。不可道。乃作詩。自道諫風之。其詩曰。肅肅我祖國。自豕韋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群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寔絕我邦。我邦旣絕。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隊。我祖斯微。遷于彭城。在予小子。勤諛厥生。師古曰。諛聲。許其反。歎。阨此嫚秦。耒耜以耕。悠悠嫚秦。上天不寧。乃眷南顧。授漢于京。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攸平。乃

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兢兢元王。恭儉
淨壹。惠此黎民。納被輔弼。饗國漸世。垂烈于後。乃及夷
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唯王統祀。左右陪臣。此惟皇士。
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
游是娛。犬馬繇繇。是放是驅。務彼鳥獸。忽此稼苗。烝民
以匱。我王以媮。所弘非德。所親非俊。唯囿是恢。唯諛是
信。踰踰諂夫。諤諤黃髮。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旣藐下臣。
追欲從逸。媢彼顯祖。輕茲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
不夙夜。以休令聞。穆穆天子。臨爾下土。明明群司。執憲
靡顧。正遐繇近。殆其怙茲。嗟嗟我王。曷不此思。非思非

監。嗣其罔則。彌彌其失。岌岌其國。致冰匪霜。致隊靡媢。
瞻惟我王。管靡不練。與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
繆以霸。歲月其徂。年其逮考。於管君子。庶顯于後。我王
如何。曾不斯覽。黃髮不近。胡不時監。王終弗念。聞乃請
老去位。懼及禍。徙家于鄒。在鄒時。作詩以明志。詩曰。微
微小子。旣考且陋。豈不牽位。穢我王朝。王朝肅清。唯俊
之庭。顧瞻余躬。懼穢此征。我之邊征。請于天子。天子我
恤。矜我髮齒。赫赫天子。明哲且仁。縣車之義。以泊群臣。
嗟我小子。豈不懷土。庶我王寤。越遷于魯。旣去禰祖。惟
懷惟顧。祁祁我徒。戴負盈路。爰戾于鄒。鬻茅作堂。我徒

我環築室于墻。我旣遷逝。心存我舊。夢我瀆上。立于王
朝。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我王弼。寤其外邦。
歎其喟然。念我祖考。泣涕其漣。微微老夫。茲旣遷絕。洋
洋仲尼。視我遺烈。濟濟鄒魯。禮義唯恭。誦習茲歌。于異
他邦。我雖鄙耆。心其好而。我徒侃爾。樂亦在而已。遂卒
于鄒。君子曰。孟諫詩。直矣而以諷名。於王戊爲諷也。王
戊畜不臣之邪心。而孟以逸游荒樂諫。故曰。諷隱而不
私直。而不切。其有忠臣之心也哉。乃爭不遇而退。退而
遠去。樂仲尼之道。優優乎古之道。與。帝世爲漢儒宗。有
以也。蓋漢興言詩。於魯自申公。於齊自轅固生。於燕自

韓太傅嬰。而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春
秋。自公羊氏。世傳之爲業。後數世。乃有胡毋生。然各聚
徒。山澤間。教授如綫也。云爾。未有顯也。武帝即位。始好
儒。垂意於經學。蘭陵王臧。代趙綰。俱受詩。申公。臧爲郎
中令。綰爲御史大夫。於是綰。臧爲帝言其師。申培公之
賢也。使使者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弟子二人乘
輅從。旣至。引見。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老矣。見天
子。好文辭。欲務之。躬行。對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
如耳。帝默然。然已招致。以爲太中大夫。已。綰。臧得過。申
培公病免歸。卒。其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後至大官。蒞官

治民皆有廉節稱其學。蓋本其師力行教也。其後帝說公孫弘。至以為丞相封侯。說兒寬。以為御史大夫。轅固生久廢。固齊人。景帝時為博士。於帝前與黃生論湯武受命。固勁直不阿意。曰。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心。誅桀紂。不得已而後在位。非受命而何。黃生逢上意。以冠履上下難之。固爭之急。帝不悅。曰。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會。而竇太后好黃老家言。以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圜。擊箠欲死之。帝知固直言得過。無罪。假固利兵。下刺。彘正中殺之。乃得罷。復以賢良徵。時固年九十餘矣。出為清河太傅。以疾免。諸儒以其廉倨嫉之。公孫弘及日事焉。固面疵之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毋曲學。以阿世。其介如此。當是時。孔子十世孫臧。與從弟安國。世其學。帝說之。欲以為御史大夫。臧謝讓曰。臣世以經學為業。願得領太常典家學。以綱紀訓故足矣。帝說。以為太常。禮賜如三公。而安國得古文尚書為撰傳云。兒寬。千乘人也。事同郡歐陽生。伯和。歐陽生事伏生受尚書成學者也。業既通。以郡國選。詣博士孔安國。受古文尚書。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寬為人。以廉知自將。善屬文。然懦於斷。口弗能發明也。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法吏。而寬以儒生進。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遣之北地視畜。會廷尉有疑奏。再上再見却矣。椽史莫知所為。會寬從北地還。問之。以意對。椽史皆服。

大夫臧謝讓曰。臣世以經學為業。願得領太常典家學。以綱紀訓故足矣。帝說。以為太常。禮賜如三公。而安國得古文尚書為撰傳云。兒寬。千乘人也。事同郡歐陽生。伯和。歐陽生事伏生受尚書成學者也。業既通。以郡國選。詣博士孔安國。受古文尚書。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寬為人。以廉知自將。善屬文。然懦於斷。口弗能發明也。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法吏。而寬以儒生進。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遣之北地視畜。會廷尉有疑奏。再上再見却矣。椽史莫知所為。會寬從北地還。問之。以意對。椽史皆服。

因推使爲奏。奏具湯大驚。召與語。竒之。奏上卽得可。異日湯入見。帝問曰。前奏誰爲之者。非俗吏所及也。湯以質對。帝召見寬。說之。從問尚書。以爲侍御史。遷左內史。寬居官一意古教化。勸農桑。緩刑法。理獄訟。務在得民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信愛之。開六輔渠。定水令。以溉田。賦租時裁。閹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軍興。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寬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負擔。輸租相屬不絕。課更最。帝繇此竒寬。及議封禪。諸儒各以臆說對。數歲未有定。寬進言曰。陛下躬發聖德。統輯群元。精神所鄉。徵兆

必報。然薦饗之儀。不著於經。惟天子建中和之極。祇戒精專爲之本。百官之職。各稱事宜爲之文。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大慶。帝曰善。乃自製封禪儀。頗采儒術文焉。當是時。易師淄川楊何。召爲中大夫。卽墨成爲城陽相。廣川孟但爲太子門大夫。燕韓嬰爲燕王太傅。餘以經學起。博士至大官。甚衆。燕傳嬰爲人精悍。處義分明。嘗與董仲舒論上前。仲舒不能難。胡毋生治春秋。與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而仲舒爲漢儒宗。董仲舒。廣川人也。治春秋事。孝景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以久次。傳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

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以百數。及是下制言。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未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關。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鍾鼓箎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戾。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

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什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鳥虡。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蹠。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惠潤四海。澤臻中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惠澤洋溢。施虜方外。延及群生。子大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

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策曰：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作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恠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

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強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浹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箎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

象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什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咎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佑之。爲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諄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

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繫德之效也。及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繇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土也。土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緩之

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者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耳。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

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少木茂。天

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

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復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囂

百病一經
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灋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之。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之。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

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具對上帝。復冊之日。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王不瑑。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

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虜。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未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裂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克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千篇。毋諱。有司

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仲舒復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尚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乃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避。乃卽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

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閔天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

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良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灋。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

者不必免。而犯惡者不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耻。又好用憊酷之吏。賦歛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群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

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旣亡教訓於下。或

不承用主上之瀆。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
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克塞。群生
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
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
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
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
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
參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肖渾糅。
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
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

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
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
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
實誠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
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
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帝復冊之曰。蓋聞善言天者。
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辱天人
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
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
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辱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

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灑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惠善化民。

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灋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人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

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虜。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成。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掩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淹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

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知也。非明厚情性。察虜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智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

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裨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虜。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裨。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

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息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塵能勿失爾。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鑿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儻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於人。虜此民之所

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鑿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儻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於人。虜此民之所

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
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
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
而亡已。以迫斃民。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
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
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
不可勝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
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亦太古之道。天子之
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
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
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辱古之賢人君子。
存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
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
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
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
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繇是觀之。天子大夫
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
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之
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
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

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師異道。人異說。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灋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灋度可明。民知所從矣。篇中語道原於天。語王者爲道必求端於天。語損文用忠。語任德不任刑。皆歸之天。而主於格心。方奏對卒倉時。而氣深醇。有蘊藉。天道王事之

統紀具備。蓋其養也。帝覽對。異其意。擢上第。然不能用也。以爲江都王相。江都易王者。帝兄也。素驕好勇。仲舒以禮義匡王。王敬禮焉。王問仲舒曰。粵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也。何如。仲舒對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曰。吾欲伐齊。則如何。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况設詐以傾人國乎。繇此言之。粵未嘗有一仁也。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

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霸比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珷珉之與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會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家居推說其意。仲舒憤時操秉者多橫恣不法。略言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見矣。夫秦受亡周之敝。而亡以化之。漢受亡秦之敝。又亡以化之。繼二敝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猥。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恣睢者衆。所謂重難之時者也。陛下當大敝之後。又當重難之時。故天災若語陛下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臯在外者。天災外。臯在內者。天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草具未上。主父偃私怨。燔之。

其書奏焉。帝召諸儒視之。仲舒弟子呂步合不知爲其師書。以爲大愚。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自是口不復言災異矣。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應直面質弘以爲從諛。弘深心嫉之。膠西王亦上兄。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難其相。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賢。可使也。欲假王以釋憾。王聞仲舒大儒。顧善待之。仲舒恐久且獲臯。以病免。仲舒相兩國。輒事驕主。正身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終不問家人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朝廷有大議。天子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

之。其對皆有明灋。時天子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令天下有所統一。立學較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史稱仲舒所著書。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又數十萬言。至東漢明德皇后。猶誦習其書。今皆亡。獨蕃露殘複。不可讀。其可讀者。稽天察人。精義晰類。稱古往深淳。有師法。頗倫次其文。其文曰。天有兩和。以成二中。歲立其中。用之無窮。是故北方之中。陰合陽而生。始動於下。南方之中。陽合陰而養。始美於上。動於下者。不得東方

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養於上者。不至西方之和不能成。中秋是也。東方和北方之所起。西方和南方之所養。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生長。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成。生於和成必和。始於中止必中。中者。天下之所始終也。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故德莫大於和。而道必止於中。中和者。天地之美。達理也。聖人之所保守也。陽氣起於北方。至南方而盛。盛極而合乎陰。陰氣起於中夏。至中冬而盛。盛極而合乎陽。不盛不合。是故十月而俱盛。終歲而再合。天地又節。以此爲常。天氣盛而後施。故其精固。地氣盛而後化。故其化良。是故陰陽之會。皆在日

至之後。爲寒則凝。冰裂石。爲熱則集。沙爍金。氣之精至。于是故出入無形。而物莫不應。天地之經也。生至東方之中。而所生大成。養至西方之中。而所養大成。一歲四。起業而必止於中。中之所爲而必就於和。故和者。天之正也。陰陽之平也。天地之道。雖有不和。必歸之於和。而所爲有功。雖有不中。必止之於中。而所爲不爽。是故陽之行。始於北方之中。而止於南方之中。陰之行。始於南方之中。而止於北方之中。陰陽之道不同。至於盛而皆止於中。中者。天地之極也。日月之所至而却也。故節者。天之制也。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

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莫美於中和矣。天地之間。陰陽之氣。常漸於人。若水之漸魚。然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夫水愈淖而愈變動。搖蕩者也。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常漸是。澹澹之中。氣化之淖。非直水也。而以衆動之爽。已時。是以治亂之氣。與天地之化。相殺而不已。聖人見端而知本。精之至也。得一而應萬。類之至也。動其本者。不能靜其末。受其始者。不能辭其終。和者。道之本也。妄者。亂之始也。受亂之始。動道之本。而欲民之靜。不可得已。好色而無禮。則流。飲食而無禮。則爭。流爭則亂。禮者。所以制中。體情而防亂者也。民之

情不能制其欲。故養而和之。節而法之。使自度於禮。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去其群泰。取其衆和。怒則反中。而說之以和。喜則反中。而收之以正。憂則反中。而舒之以意。懼則反中。而實之以精。是故三王之禮。味皆尚甘。聲皆尚和。中處其身。以自漸於天地之道也。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人。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貫而參通之。非王孰能當是矣。天以陰爲權。以陽爲經。陽出而南。陰出而北。經用於盛。權用於末。以此見天地之顯。經隱。權貴德而後刑也。春愛志也。夏樂志也。秋嚴志也。冬

哀志也。故愛而有嚴。樂而有哀。四時之則也。喜怒之理。哀樂之義。不獨在人。亦在於天。春夏之陽。秋冬之陰。不獨在天。亦在於人。人無春氣。何以博愛而容衆。無秋氣。何以立嚴而成功。無夏氣。何以盛養而樂生。無冬氣。何以哀死而恤喪。天無喜氣。何以暖而春育。無怒氣。何以清而秋戮。無樂氣。何以疏陽而長養。無哀氣。何以激陰而閉藏。故曰。天乃有喜怒哀樂之行。人亦有春夏秋冬之氣者。合類之謂也。可節而不可廢也。節之則順。廢之則亂。此可以見德刑之用矣。是故陰陽之行。終各六月。遠近同度。而所在異處。出陽爲煖。以生之。出陰爲清。以

成之是故非薰也不能有育。非溧也不能有熟。歲之精也。然自春正月。以至于冬十月。而功畢矣。計是間陰陽各居幾何。薰與溧其用孰多。物之初生。距其畢成。露與霜其下孰倍。故從中春。以至於秋。氣溫燠和調。乃季秋九月。陰乃始多於陽。於是時而凜凜下霜。凜凜下霜。而物固已皆成矣。故九者究也。九月者。天之功大究於是月也。十月而悉終。冬者終也。於是功已畢成。物未復生。而陰乃大出。故天之成功。少陰與而大陰不與。霜加物而雪加空。空者亶地而已。不逮物也。夫非親陽而疎陰。任德而不任刑與。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

人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天下之昆蟲。隨陽而出入。天下之草木。隨陽而生落。三王之爲天下。隨陽而改正。禮之定尊卑。隨陽而序位。幼者居陽之所少。老者居陽之所老。貴者居陽之所盛。賤者當陽之所衰。人主南面。以陽爲位也。禮之尚右。非尚陰也。敬老。陽而尊。成功也。故爲政。廢先王德教之官。而任刑。不順於天。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高其位。所以爲尊也。下其施。所以爲仁也。藏其形。所以爲神。見其光。所以爲明也。人主法天之行。是故內深藏。以爲神。外博觀。以爲明。任

群賢受成而不自勞於事。所以爲尊。汎愛羣生。不以喜怒賞罰。所以爲仁也。是故以無爲爲道。以不私爲寶。足不自動。而相者導進。口不自言。而擯者贊辭。心不自慮。而羣臣效當。謹本詳始。敬小慎微。休形無見影。揜聲無出嚮。虚心下士。觀來察往。謀於衆賢。考求衆情。察其好惡。以參忠佞。考其往行。驗之於公。計其畜積。累日積久。可以內參外。可以小占大。必知其實。是謂開闔一天。爲人臣者。法地。地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高下險易。堅蓄剛柔。肥瘠美惡。其形宜不宜。皆可得而財也。故爲人臣者。竭情悉力。常見其短長。使主上得而器使之。地道然

也。天序日月星辰。積衆精以自剛。聖人序爵位。祿列積衆賢以自強。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強者。非一賢之德也。故天道務盛其精。聖人務衆其賢。盛其精而壹其陽。衆其賢而同其心。壹其陽然後可以致其神。同其心然後可以致其功。是以建治之術。居無爲之位。行不言之教。執一無端。爲國源泉。因國以爲身。因臣以爲心。以臣言爲聲。以臣事爲形。有聲必有嚮。有形必有影。君人者。虚心靜處。聰聽其響。明視其形。以行賞罰之象。是以群臣分職而治。各敬而事。爭進其功。而人君得載其中。此自然之致也。聖人繇之。故功出於臣。而名

歸於君。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敬。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所以立。故長於和。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於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易曰。失

之毫釐。差以千里。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爲善。爲之而不知其義。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變之博。無不有也。雖然。其要畧有

指焉。要指者。王化之所繇以流也。舉事變見有重也。極事變之所至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也。強幹弱枝。大本小末也。別嫌疑。類同異也。論賢才之品。別所長之能也。親近來遠。同民所欲也。承周文而反之質也。水生火。火爲夏。天之端也。切譏刺之所罰。考變異之所加也。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極事變之所至。得失審矣。因其所以至而治之。事之本正矣。強幹弱枝。大本小末。君臣之分明矣。別嫌疑。類同異。則是非著矣。論賢才之品。別所長之能。則百官序矣。承周文而反之質。則化之所務者立矣。親近來遠。同民所欲。則仁恩達矣。水生火。火爲夏。則陰陽四時之理相受以次矣。切譏刺之所罰。考變異之所加。則天所欲爲者行矣。通乎此者。仁往而義來。德澤廣大。衍溢於四海。陰陽調和。萬物靡不得其理矣。說春秋者。凡用是。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昭定哀。所見也。宣文襄成。所聞也。隱桓莊閔僖。所傳聞也。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者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大雩。微其辭也。子赤殺弗日。弗忍日也。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吾以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疎。

疎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又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春秋義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達之。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視其溫辭。可以知其塞怨。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不隱。於尊亦然。於親亦然。於賢亦然。此其別內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義不詘上。智不危身。智與義兼。則世愈近。而言逾謹矣。以故用則天下太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詭其處而逆其理。鮮不亂矣。是故人莫欲亂。而大抵常亂。凡以

於人我之分。而不省仁義之所在也。仁在愛人。不在我愛。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爲義。人不被愛。雖厚自愛。不予爲仁。故王者愛及四夷。霸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左右。亡者愛獨其身。名之曰獨夫。仁在愛人。不在我愛。此之謂也。夫我無之。而求諸人。我有之。而誹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謂義。管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而春秋弗予者。我不正也。潞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其身正也。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也。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間。故自

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已謂之厚。責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爲禮不敬也。爲禮不敬。則傷行。而民不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弗親則弗信。弗尊則弗敬。二端之政。詭於上。而僻行之責。誹於下矣。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今按經。四十一月乃娶。非喪矣。謂喪娶何也。曰。重志也。夫娶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其君子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君子與之知

樂。志哀而居約。君子與之知喪。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志爲質。物爲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質苟亡矣。文安從施。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俱不能備。而偏行之。與有文無質乎。寧有質無文也。有質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廬來是也。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寔來是也。然則春秋之道。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禮云禮云。士帛云乎哉。推而前之。宜曰朝云朝云。辭令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貴志以反和好。誠以滅僞。繼周之弊。故若此也。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雖

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圓。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智心不敷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也。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以此爲辭。夫所謂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也。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已。是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已顧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也。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順天意而自明顯。若夫天網人紀理道政治教化習俗儀畫如故何可改哉。

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問者曰物改而天授顯矣其更作樂何也。曰樂爲應人作也。彼之所受命者必民所同樂也。緣天下之所樂而爲之文且以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徧洽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於內而發於外者是故作樂者。反天下之所始樂以爲之本。舜之時民樂其紹堯之業也。故曰韶。韶者紹也。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也。故曰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曰護。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故曰武。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旣伐於崇作邑于豐。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之時紂爲無道諸

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武而誅歌之也。周德已洽。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故樂者作之於終而反之其始。重本之義也。繇此觀之。改制於初以應天。作樂於終以應人。二者離而復合。其所爲一也。問者曰。春秋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何謂然也。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居先。苟不惡。何爲使主之者居下乎。是惡戰伐之辭也。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况傷民乎。傷民尚痛之。况殺民乎。故德不足。以親近。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者。春秋之所甚疾也。難者曰。春秋之法。惡詐擊而善偏戰。耻伐罍而榮復讐。何以謂無義戰而盡惡之乎。曰。春秋之記災異。雖敵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讐者二焉。偏戰者一焉。是何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善於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謂之外。引之夷狄謂之內。比之詐戰謂之義。比之不戰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見其指。不任其辭。可與適道矣。春秋之聽獄。

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俱欺三軍。或死或不死。俱弑君。或誅或不誅。其本殊也。聽訟折獄。可無審耶。故折獄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非也。闇理迷衆。與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河間獻王問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敢問何謂天經。對曰。天有五行。播于四時。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爲春。春主生。火爲夏。夏主長。土季夏主養。秋金主收。冬水主藏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父諸所爲。子奉承而續行之。如父之意。天之

道也。故五行者五行

去聲

也。此謂天經。王曰善。天經既得

聞之矣。願聞地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地之爲也。地不敢有其功。必上之於天。若從天降然。故勤勞世地。功一歸于天。非至義孰能行此。土者火之子也。土於四時無所命。不與火分功名。忠臣之義。孝子之行。五行之最是者也。義不可以加。此謂地義。王曰善。上約繁露

當是時。有大毛公者。趙人也。善說詩。爲河間獻王博士。其學述源流。出於卜子夏。爲訓詁。傳其家。而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勝合。釋比山烝民。與孟子合。釋吳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

傳合。序繇庚等六章。與儀禮合。當其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學者未甚信也。惟獻王博見異書。心知其精。以其書獻天子。而毛公弟小毛公爲博士。或曰毛公名萇。毛公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阿武。令解延年。延年授徐敖。然不列於學官。其後魯齊燕詩不傳。而毛詩最後出。獨傳以解經近古。深密有遺味。宋程淳公顯於漢儒。最董生大毛公云。

論曰。愚讀董江都所上制策三篇。洋洋乎天人古今之統也。讀太史公述所聞春秋大義。深功而著明。乃程門所表正。誼明道。語真。王佐心哉。劉中壘以爲伊呂無以

加管晏之屬。佐霸者不及也。於論篤深矣。奈何得以師友淵源所漸薄之。臆斷其所至也。乃世儒猥以言災異爲大過。與角聽何異。史談有言。孔子卒後。有能紹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廣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之以官祿。而天下風於學。傳業者浸盛。大師衆至千餘人。技業稍蒙穢。不前翦矣。然自朝廷至於邦國。議事以制。而昌邑廢興之際。明諫顯爭。畢離於前。經宣帝本始之初。蔡義韋賢以授先帝經。相繼爲丞相。而魏高平之謨。洞然於易。洪範月令之文。初書惟獨歐陽。禮后蒼。易田何。春秋公

羊列學官。至石渠講議。大臣平奏。天子稱制臨決。乃復立施孟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焉。蓋易師宗田何。梁項生從何受易。生從者丁寬。顧讀誦精敏。過項生。何喜曰。吾以傳經也。吾有教。豈有類哉。遂舉授之。學成寬。謝何東歸。何謂門人曰。易已東矣。寬至雒。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而寬授碭田王孫。梁丘賀。琅琊諸人也。從何弟子太中大夫京房受易。房出守齊郡。更事田王孫。治田易精。京房武帝時人。非元帝時京房。宣帝聞房明易。求其門人得賀。令待詔黃門。入說教諸侍中。遷郎中。至少府。以筮數有應。得近幸。以中大夫給事中。小心周密。帝甚信

重之。時施讐長卿自童子時。從王孫受易。終老卒業。讐常稱學廢不教授。及賀為少府。官事劇。遣子臨將門人張禹等。從讐問。讐自匿不肯見。賀身往。固請曰。子忍令先師之道終廢乎。讐不得已。乃聽。於是賀薦讐。結髮事師數十年。經精通。臣賀不及。乃詔拜讐博士。而同時蘭陵孟喜。父孟卿。善為禮春秋。以禮經多。春秋煩雜難治。乃使喜受田王孫易。喜輕脫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以自詡。卽宣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諸儒頗耀之。賀笑之曰。田先生乃絕。施生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喜。門人蜀趙賓持論巧慧。非古法。云受之喜。欲因

以爲名。喜因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又以爲亡。是或薦爲博士。帝聞喜改師法。遂不用。蓋漢經重師也。

大小夏侯者。東平夏侯勝。及兄子建也。初夏侯都尉事濟南張生。受尚書。傳夏侯始昌。始昌傳勝。是爲大夏侯。勝傳建。爲小夏侯。勝少孤。好學。事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已復事同郡簡鄉。又從質歐陽生。學精熟。所問非一師也。又善說禮服。故名家。武帝時。官光祿大夫。昌邑王嗣立。數出畋。勝以洪範諫。得罪。語具災祥志中。宣帝卽位。以孝武皇帝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詔列侯二千石博士。議立廟樂。羣臣頓首皆曰。宜如詔。

書。勝以少府獨議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公卿爭爲勝懼。勝曰。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爲也。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劾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丞相長史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繫治者踰年。勝霸旣久。繫獄。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死罪。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歎曰。君信道篤。乃如是。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息。已。帝以地震。釋勝。霸復官。勝爲人質。撲守。

正簡易無威儀。帝親信之。嘗入見。出道上語。帝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管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誦焉。臣以爲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帝謂之曰。先生。建正言。無懲前事。後以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太后嘗從勝受書。爲素服五日。報師傅之恩。夏侯建既事勝。及歐陽高。又從五經諸儒。問他經。與尚書相出入者。多所采獲。牽引以扶其說。勝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者也。建亦病勝疎略。難以應敵。卒自顯門。爲博士。而二夏侯世以經學至大官。黃丞相霸爲循吏首。自有傳。初董仲舒以春秋授蘭陵褚大。東平瀛

公廣川。段仲瀛。公守經學。不失師法。爲昭帝諫大夫。授齊孟卿。魯眭孟。孟授下邳嚴彭祖。彭祖治郡高。入爲左馮翊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不曲意。修小禮。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何能至宰相乎。願少自勉強。彭祖正色曰。凡通經術。當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蓋猶董江都。廉直家法云。瀛公授琅琊貢禹。禹又受眭孟學。後爲御史大夫。孟卿授疏廣。廣爲太子太傅。廣授琅琊筦路。路。御史中丞。路授鄆陵孫寶。寶大司農。各有傳。皆原本仲舒云。初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爲博士。而董仲舒善公羊。通

五經。江公訥於口。與仲舒論武帝前。論不如仲舒。丞相公孫弘亦本爲公羊。是以穀梁不立。而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從江公受焉。廣高材多通。盡師法。與公羊大師唯孟等難。數困之。繇是沛蔡千秋。梁周慶。丁姓。頗復受穀梁。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以問丞相賢。少府勝。樂陵侯高。三人皆魯人。言穀梁本魯學。當立。公羊齊學。故不相說也。於是蔡千秋爲卽矣。召見說之。帝愍其孤學。且絕。選卽十人從千秋受學。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詔故諫大夫劉向從受之。江復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者。積十年。明習。召五經名儒議。

殿中。平公穀同異。各以經處。是非多。且穀梁而穀梁大顯。初燕大傳韓嬰爲韓詩。兼通易。而燕趙間獨好詩。故傳詩。而韓易獨傳其子孫。至是涿韓生以詩徵。待詔曰。所受易。先太傅所傳也。嘗受詩。不如其易深。司隸較尉蓋寬饒本受易。孟喜見韓生而說之。而韓易乃行。河內趙生以韓詩授同郡蔡義。義以經授昭帝。得相者也。授琅琊王吉。及同郡食子公云。王吉。字子陽。皐虞人。爲昌邑王中尉。王賀居國。好游獵。動作無節。武帝崩。敖縱。吉疏諫曰。臣聞古者師行日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者曰。是非古

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輿。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爲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不伐其棠。其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道術而樂逸游。馮式搏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露霧。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偃薄。數以奕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

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楸之間哉。休則俛仰。誠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臟。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優哉。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纖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惰。中尉甚忠。數輔音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酒脯。其後復放縱自若。吉輔

諫爭甚得輔弼之義。昭帝崩，徵賀入典喪，吉卽奏書。成
王曰：臣聞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
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
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願大王察之。大
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
十餘年，未嘗有過失。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大將軍抱
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教施政，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
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思惟可以奉宗廟者，攀援
而立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願大王敬之事之。政事壹
聽之，垂拱南面而已。賀不用其言而廢昌邑羣臣，坐在
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
大惡，皆下獄誅。惟吉及郎中令遂以數諫得減死。元康
中，召爲諫大夫，條政事本務爲書上之。曰：陛下躬聖質，
總萬方，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
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
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計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
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
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
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
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者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

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卽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節。權譎自任。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僞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消。恩愛寢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惟陛下財擇。夫夫婦人倫之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誦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差。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舜湯不用公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卒多驕鰲。不通古今。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擅所爲。

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古者工不造彫琢。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然也。宜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矣。帝方以吏事綜百官。而吉意尚教化。以爲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譏病歸。元帝初。與同郡貢禹俱徵。未至。道病卒。遣使者弔祠。禹至。爲諫大夫。帝數虛已問以政。禹奏言。古者官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凋。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歛繇戍之後。使民歲不過三日。

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雕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爲奢侈。輾轉益甚。臣下相放。衣服履袴。刀劍亂於主上。上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而莫自知其非。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爲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爲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

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今民大饒而死。死又不葬。爲犬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太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耶。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不知禮正。多藏金銀財物。鳥獸魚鱉。牛馬虎豹。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群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塗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過自上生。皆大臣循故事之辜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產子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廐馬可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爲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可復田。以與貧民。今天下饒饑。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詩曰。

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當仁不讓。獨
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徃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
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又數言古民亡賦
算口錢。不以金錢爲幣。宜反其本。諸離宮及長樂宮衛
可減三之二。以寬繇後。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游亡
事。稅良民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爲庶人。粟食令代
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毋
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免官削爵。毋仕宦。又言孝文
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銅
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誅。疑者以與

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
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竟數千
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嗜欲。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變。
使犯濫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
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
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
操切百姓。以威暴服下者。使居大位。故無義而有財者。
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諱逆而勇猛者。貴於官。
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
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

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居官而致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皆以犯灋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守相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灋。守相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夫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乘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誠深念高祖之功。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調佞。出園陵之女。罷絕倡樂。去膏去甲乙之帳。退僞薄之物。修節儉之禮。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天子善其忠。頗納用焉。未幾。以病乞骸。詔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國政。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豈意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往者常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旣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辯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毋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疆鉞慎疾。以自輔。後月餘。遷長信少府。尋拜御史大夫。列於三公。數月卒。賜錢百萬以塋。

以其子爲郎。禹於王吉同術學友善。又操行同。已朝廷推轂。又同。故世傳王陽結綬。貢禹彈冠。言取舍同也。吉少時學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庭中。吉婦取棗實啖吉。啖之。已知爲東家棗也。立去婦。東家聞婦以棗故去。欲伐棗。鄰里共爲請。乃還婦。禹初舉賢良。爲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爲府官所責。免冠謝。還歎曰。冠一免。安可復冠。遂去官。其同趣如此。吉兼通五經。能爲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受焉。駿以孝廉爲郎。官至御史大夫。駿子崇。至大司空。避王莽去位。皆世其學云。王式。東平新桃人。事免中徐公。及許生。爲昌邑王

師。昌邑廢。王陽龔遂諫。皆有書。使者責問式。師何無諫書。式對曰。臣以三百五篇。日夕授王。至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反覆爲王誦之也。至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故無書。得減死歸。以身辱。不復教授。山陽張長安。東平唐賓。沛褚少孫。嘗事式。更請求卒業。式謝曰。聞之師。止此矣。君自潤色之。不肯復授。其後賓少孫應博士弟子選。摠衣登堂。容禮甚嚴。試誦說有法。諸博士驚問何師。以式對。諸博士固素聞式賢。共薦式。詔徵爲博士。至。皆注意高仰之。而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意忌式。語靳之。式陽醉墮車下。罷

酒。遂謝病去歸。終於家。而薛廣德以博士論石渠。至御
史大夫。授龔舍。至泰山守。時齊人周堪。魯孔霸。俱事大
夏侯。論石渠經高。而光祿大夫蕭望之。主平奏。於是詔
望之爲太子太傅。堪少傅。霸太中大夫。與中庶子歐陽
生地餘。俱授太子經。元帝卽位。望之堪並尊用。領尚書
事。霸字次孺孔子十三世孫也。謙退薄權勢。常稱爵位過
泰。無德以堪。帝欲致相位。霸讓深至。乃弗相。賜爵褒成
君。薨。帝素服臨弔者再。賜東園秘器。錢帛。策贈列侯。地
餘官侍中。至少府。病。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卽送汝財物。
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毋溷溷

爲也。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具不受。天子聞而嘉之。
賜錢百萬。帝欲倚望之。堪爲相。望之剛直。堪公方自遂。
而帝惑於讒。愬俱中廢。自殺。郎京生以易見親。幸言災
異。屢效。亦以讒見誅。詔具帝紀中。於是匡孔張禹之倫。
居高位。徃徃以孫保自將。求容矣。京生者。頓丘京房君
明也。事梁人焦延壽。贛受易。贛少貧賤。以好學得幸。梁
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成學。後得隱士授易別傳。學旣
成。爲郡吏。察廉。補小黃令。愛養吏民。化行縣中。以易法
候伺。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
願留令。詔許增秩留。因遂卒。小黃延壽易長於災變。分

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授京生。京生處災應特精。而延壽以其不劫。必不說也。常太息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後竟如其言。

帝丞相賢者。楚傳孟五世孫也。世其家學。爲人質朴。少欲。篤於學。以詩教授。兼通禮尚書。稱鄒魯大儒。爲博士給事中。以授昭帝詩。至丞相。封扶陽侯。時年七十餘矣。相五歲。以老病乞骸歸。加賜第一區。自武帝用法嚴。丞相多譴死。不則死於位。無致其事去者。丞相致仕。自賢始薨。謚節侯。賢四子。長爲高寢令。早卒。次弘。東海太守。少子玄成。以父任爲郎。好學修父業。尤讓遜下士。出三

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載送之爲常。其接人貧賤者。尤加敬。擢諫大夫。初玄成兄弘爲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劇煩。易得過。父以弘當爲嗣。勅令自免。弘懷嫌。若欲代侯者。不去官。及賢病篤。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家人問賢當後者。賢恚恨不言。於是賢門下生與宗家計。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玄成爲後。賢薨。玄成官大河都尉。聞喪。又聞當爲嗣。卽陽病狂。卧便利。妄笑語。昏亂。旣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下丞相御史案驗。士大夫多疑玄成欲讓爵。辟兄者。案事丞相。史乃與玄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

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耻辱。爲狂癡。光曜掩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過爲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玄成友侍郎章。亦䟽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而丞相御史。遂劾玄成。實不病。奏之。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爲河南太守。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善。惲誅免官。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有司劾不敬。削爵。玄成自傷悼。貶黜。父爵。作詩自劾。自企。敕補過。會宣帝竒淮陽憲王。欲爲嗣。然念太子起微細。又早失母。不忍也。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召玄成。拜淮陽中尉。元帝竟立。遷少府。至御史大夫爲相。復侯故國。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缺之難。因示戒子孫焉。玄成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而文采過之。薨。謚共侯。傳國。至玄孫乃絕。而東海太守弘子賞。亦明詩。列三公。至東漢。有魯孫彪。曰常卿子。見名臣傳。

匡衡

字稚圭

東海承人也。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

以供資用。事_后蒼。通詩禮。精力絕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鼎。衡小字也。射策甲科。不應令。除太學掌故。補平原文學。言者多上書。衡經明於

世少雙。今就官平原。京師後進生欲從之。無繇。衡不宜處平原。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問衡詩。諸大義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經有師道。可觀。宣帝不甚重儒。未錄也。而元帝爲皇太子。見衡對。大善之。及卽位。樂陵侯史高以外屬爲大司馬輔政。聞衡賢。欲薦之。爲名高。辟衡議。曹史薦之。帝喜。立以爲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時日蝕地震。帝問政治得失。衡對曰。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奸邪不

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道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尚侈靡。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媾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諛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一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榦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主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

色之言。則下有鬪爭之患。上有自專之主。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有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繇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聖賢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大夫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繇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

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繇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

年饒饑百姓困乏。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多。民所共
者大。而吏安集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
大自減損。省井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
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
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
考制度。修內外。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
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
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
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聽。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
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

禮讓可興也。帝悅其言。遷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時帝好
儒術文辭。頗改紀宣帝之政。而優游寬容。進用猥多。又
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衡上疏曰。臣
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主。務在創
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
褒大其功。管者成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
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功。是以上天歆饗。鬼
神佑焉。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
業。而鬼神佑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
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之臣未丕揚先帝之盛功。

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臣聞之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沈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

徒不敢比周而妄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詩始國風。禮本冠昏。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昏。正基兆而防未然也。故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陽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齊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得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踈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

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矣。衡爲少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言多法義。帝以爲任公卿。遷光祿勳。御史大夫。已代韋玄成爲丞相。封樂安侯。成帝卽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日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遊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觀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玼玼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化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繇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

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此求求不易之道也。臣又聞聖王之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彰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儼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宜。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爲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

觀之以樂。饗醴乃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群臣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已爲司隸較尉王尊所糾劾。語見帝紀衡稱病乞骸骨。天子以新卽位。重傷大臣。詔

報曰。君以道德修明。位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修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司隸較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君何疑而上書。歸侯印。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君其察焉。因賜上尊酒。養

牛而羣下多籍籍是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讓位。久之坐事免。終於家。

衡子昌為越騎較尉。醉殺

人。又衡封僮之樂安鄉田。提封本三千一百頃。南以閩伯為界。郡圖誤以閩伯為平陵伯。多四百頃。後覈地圖不舉。仍自予。劾專地盜土。免為庶人。成帝為太子時。從博士鄭寬中授尚

書。軹張禹授論語。既即位。徵禹寬中。並賜爵關內侯。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專而帝讓讓。鄉經學。敬重師傅。於是禹數稱病乞骸。欲以避讓鳳。詔報曰。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為師。故委國政。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朕無聞焉。君其固心致思。總領諸事。

推以孳孳。無違朕意。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大官

致饗。侍醫視疾。使者臨問。禹皇恐復起視事。而寬中早

卒。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言。臣聞聖王尊師傅。褒賢雋。顯

有功。生則致其爵祿。死則異其禮謚。昔周公薨。成王葬

以變禮。而當天心。公叔文子卒。衛侯加以美謚。著為後

法。近事大司空朱邑。右扶風尹翁歸。德茂天年。孝宣皇

帝愍冊厚賜。贊命之臣。靡不激揚。關內侯鄭寬中。有顏

子之美質。抱商偃之文學。儼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

之顯位。入則鄉唐虞之闕道。王法納乎聖聰。出則參冢

宰之重職。功烈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散賜九

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羊。位得登司徒。有家臣。卒然早終。尤可悼痛。臣愚以爲宜加其葬禮。賜之令謚。以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德。帝說。諸子贈甚厚。禹竟以丞相封安昌侯。當是時。褒成君孔霸。少子光。先師孔子世孫。傳家學。尊寵亦至。丞相太師禹光皆謹厚。通經術。光質儉。禹內多奢淫。弟子彭宣。恭儉有法度。而戴崇愷悌多智。禹心親愛崇而敬宣。崇每候。乃責師宜置酒設樂。禹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伶管絃間作。極樂乃罷。而宣來見。便坐講經義。日宴設食。不過豆肉卮酒。未嘗至後堂。及二人各聞知。各自得也。後禹阿王氏言災異。

陰爲王氏地。光爲莽尊禮。皆持祿保位。爲容容。被阿諛之譏。史固曰。其緼藉可也。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而彭宣起博士。至大司空。會哀帝崩。新莽得政。以

眊老乞骸。失莽意。册免。

張禹。軼人也。與瑯琊魯伯。事施讐。生學易。從瑯琊王陽。膠東庸

生受論語。而光事牟卿。生受夏侯書。光祿勳匡衡舉光方正。爲諫大夫。坐議不合。自免。歸教授。成帝初。舉博士。選三科高第。領尚書。至光祿勳。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天子有問。據經灑以心所安對。不希指苟合。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以爲章主之過。以奸忠直。大罪也。有薦舉。唯恐人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何木也。嘿不應。更亂。以它語。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傳。子以經行。自著。不結黨友。養游說。旣性自守。亦其勢然也。爲御史大夫。丞相方進薨。召拜相。已刻侯。印書贊帝。暴崩。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即位。褒賞大臣。益封千戶。然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

之隙矣。以議築北宮。居傳太后。忤太后意。又論太后從
弟子傅遷在左右為傾邪。當免歸。銷姦萌。太后意重。忤
及太后謀稱尊。又與司空丹持不可。於是傅氏在位者
與朱博為表裏。毀譖光。策免。光還里。日杜門自守。傅代
相數月。坐事自殺。平當相。數月薨。王嘉相。數諫爭獄死。
歲閱三相。議者皆以為不及光。帝繇是思之。會傳太后
崩。徵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對曰。日衆陽之宗。人君之表。
君德衰微。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敬用
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則咎徵荐
臻。六極屢降。其傳曰。是謂皇之不極。時則日月亂行。謂
眇胸側慝。甚乃薄蝕也。又六沴之作。於歲之朝。日三朝
真應至重。乃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
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言
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
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
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
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
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勤心虛
已。延見羣臣。思求其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
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介。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

吏。平刑罰。薄賦斂。恩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
之至務也。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書奏。賜東帛。
拜光祿大夫。無何。復丞相。博山侯。明年。定三公官。更為
大司徒。會哀帝崩。平帝以中山王徵即位。幼。太后稱制。
委政大司馬莽。莽怨丁傅董賢之黨。以光舊相名儒。天
下所信。太后敬之。乃備禮事光。而以太后指風光左右
之。莽權日盛。光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徙為帝太傅。位
四輔。明年。徙太師。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朔望。
莽益僭橫。憂懼不知所出。固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
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道
于帝。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闕焉。
書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
餐。賜靈壽杖。黃門令為太師省中坐。置几。後歸第。官屬
按職如故。光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薨。賜乘輿。
秘器。諫大夫謁者。持節護柩。博士護行禮。公卿百官會
弔。葬。載以乘輿。輻輳及副各一乘。道路皆舉音。以過眾。
將作穿復土。甲卒五百人。謚簡烈侯。元成間。經傳彌盛。尚書有濟南林尊
長賓。事歐陽高。受伏生尚書。以授平陵平當。當授九江

朱普。渤海鮑宣。匡丞相詩。授琅邪伏理。東武師丹。東海孟卿。事瑕丘蕭奮。傳徐生禮。授后蒼。蒼說禮至數萬言。曰后氏曲臺記。授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德信都太傅。曰大戴。聖九江守。曰小戴者也。普東平太傅。今大小戴記具存。而小戴所傳記。學官以爲經。易諸家互異。東萊費直。長翁。長卦筮。治易無章句。獨以彖象繫辭十篇。解說上下經。於易最雅正。傳瑯琅王璜。沛人。高相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無章句。專陰陽災異。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末康。繇是易有費高之學。趙人貫公。事梁太傅賈誼。治左氏。爲河間獻王博士。貫公子長卿。授清

河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而劉歆從咸方進。受左氏特精。於是天子立大小戴禮。立京氏易。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以罔羅遺失。兼存異義焉。史固曰。是在其中矣。平丞相當。字子思起博士。論

義通明。給事中。災異言得失。指意於蕭望之。匡衡同議。太上皇園不當罷。與劉歆同行。流民幽州。還言勃海鹽池可勿禁。以救民急。奏舉二千石勞來有恩意者。爲奉使最。至光祿勳。以議傳太后姊子淳于長。不當封。左遷鉅鹿太守。以經明。禹貢爲騎都尉。行河隄。哀帝立。以前守正忤傳氏。徵光祿大夫。至丞相。以冬月非時。未行封。

春召受封。當病不應召。或謂當君不可強起。受侯印。遺子孫耶。當曰。吾居大位。業以素餐。負重責矣。起受印。還臥疾死。死有餘責。竟不起。月餘卒。子晏以明經。竟至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惟常平。父子至宰相。孫寶。字子嚴。鄆陵人。以明經爲郡史。御史大夫張忠辟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設儲待寶。自劾去。忠固還之。而心內不平。久之。署主簿。寶徙舍祭竈。請比鄰甚懽。忠陰察恠之。使所親問之。曰。前大夫爲君除大舍受經。子自劾去者。欲爲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爲主簿。子旣爲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爲可。一

府莫言其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勇欲學經。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訕。身訕何傷。且不遭世者。無不可爲。况主簿乎。忠聞之。甚慙。上書薦寶。經明質行。宜備近臣。遷議郎諫大夫。鴻嘉中。廣漢群盜起。選爲益州刺史。到部。親入山谷。宣恩意。諭群盜。非本造意。渠率得悔。過自出。遣歸田。因自劾矯制。并奏廣漢守扈商不任職。階亂。商徵下獄。有與援。寶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效。復拜冀州刺史。發帝舅紅陽侯竊竅。竊立坐廢。徵爲京兆尹。政清。京兆人侯文。素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與爲布衣交。日設酒食。見妻子。文求署曹。謝讓乃聽。進見禮如賓。旣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寶

勅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椽部渠有其人乎。文卬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寶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善。寶前與車騎將軍。及紅陽侯有郤。自危。淳于長方貴幸。請結交。許之。始視事。長以穉季託。寶窮無以應。文性寶氣索。知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取穉季。當且闔閭。勿有所問。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即度穉季而譴它事。衆口謹譁。終身自墮。寶曰。敬受教。穉季耳目長。聞之。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後牆爲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文曰。我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眦。顧受將命。分當相直。誠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適取禍耳。哀帝時爲司隸。中穉季自是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譴。

山太后獄起。爲衆庶所寃。寶奏請覆治。坐下獄。尋理尚書。崇免。語具帝紀中。平帝立。王莽白徵爲大司農。會越雋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光。大司徒宮等咸歸莽功德。

宜告祠宗廟。持不可。

語見帝紀

莽深心疾之。會遣吏迎母。母

道病。留所生子家。獨遣妻子來。爲司直陳崇所糺。下即訊。寶對曰。年七十。諄昵。思衰共養。營妻子。如章坐免。終於家。建武中。錄舊德。以寶孫伉爲諸長。

論曰。余讀匡丞相治性正家。戒妃匹。勸學疏。以爲古經誥之遺也。深美矣。讀王司隸舉劾章曰。是或一道也。而難爲行。令得行。蕭太傅京生不先之乎。乃論者以張孔容容。疵經明無當於事行。望之堂堂。折而不撓。孫寶侃侃。道義自將。鮑司隸及楚兩龔。夫非經師耶。抗義守死。不汗撓。何也。大都西漢士務經術。術以從政立身。雖性

習人殊均之有意於古學云。

容容然登也無當於車不望之堂堂然而不封不爵

取為計今對并蕭大軒京主不表之子已能昔以

詰之數也氣美矣簡王同縣舉故車曰長短一

備曰余請用丞相武軒五家所取四博也

依家製海中疑舊辭以實將前為詰身帝時為司錄中

脂寶橙曰羊子不藉罪恩衰其養營妻于收章坐良絲

以錄醫祖坐于案圖畫妻于來為同直刺崇祖孫于明

宜告同宗廟耕不

帝時養來心燕之會畫夷吸早

